

M

名家推荐丛书

MINGJIATUIJIAN

程德培 主编

名家推荐 2003年最具阅读价值 中篇小说

(下卷)

16位名家推荐

贾平凹 方方 北北 陈昌平

吴玄 麦家 张欣 艾伟等

名家年度佳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套与众不同的年度精选

50位名家联手推出

2003 年最具阅读价值的作品

ISBN 7-80681-337-3



9 787806 813379 >

ISBN 7-80681-337-3/I·043

定价:46.00 元 (上下卷)

M I N G J I A T U I J I A N

名家推荐

2003年最具阅读价值

中篇小说

(下卷)

16位名家推荐

贾平凹 方方 北北 陈昌平

吴玄 麦家 张欣 艾伟等

名家年度佳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目录 (下卷)

CONTENTS

按推荐日期先后排列

- 001 祝 勇 = 文 旧宫殿张颐武推荐
- 074 吴 玄 = 文 像我一样没用
.....荆 歌 张 柠 刘醒龙推荐
- 119 方 方 = 文 水随天去潘凯雄推荐
- 187 钟求是 = 文 谢雨的大学洪清波推荐
- 224 麦 家 = 文 让蒙面人说话何 锐推荐
- 271 张 欣 = 文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张 陵推荐

●张颐武推荐

旧宫殿

◎祝 勇 / 文

火(上)

一

《明史》中关于那场大火记载只有十个字：
“柏惧，无以自明，阖宫自焚。”

二

柏亲手烧掉了自己的宫殿。与史书记载不同的是，他将手伸向烛台的时候，丝毫没有发抖。这有些出乎他自己的意料。抖动的是火苗，即使他手握得稳，依旧上下跃动，像不安分的心跳。他无法制止火苗的舞蹈。仿佛它已经预感到自己的节日即将来临，火苗将由惟一衍生为无数，它在数量上正和它

◎祝
勇
旧
宫
殿

所焚烧的事物成反比——火焰数量猛增的结果，就是将蓬勃的万物递减和消弥，并最终化为灰烬和尘土。

微小的烛火能够照亮殿内每个繁琐的细部——它在黑漆八折屏风上映出隐约的光影，微光仿佛来自屏风那款彩楼阁园林图案幽黑的深处；黄花梨木书案上，诗稿散乱；琥珀镇纸下，最后一行诗墨迹未干；澄心堂纸光泽细润。他移动着火烛，脚步稍迅疾些，火苗几乎熄灭。殿堂瞬间黑暗下去，仿佛对永久黑暗的一次预演。他在时间中看清了光明和黑暗的边界。他知道火焰无边的光亮终会将他带入无边的黑暗。

他把火烛向那堆诗稿中一掷，地上那些散乱的纸页如同等待已久的花朵，在同一时刻里争先恐后地绽放。他嗅到墨的幽香，是在燃烧中释放出来的一种味道，过去他从未嗅到过的味道，与沉香、龙涎、瑞脑自有不同，让人倍觉寂寞。纸页上的词语纷纷加入火焰的舞蹈，还有曾让自己心动的一切，比如古玉上的雕琢，画稿上的枝叶，锦缎上的花纹。火焰长袖翻覆之间，所有器物都迅速卷曲成枯叶般的灰烬，惟有那方旧端砚，从乌亮紫檀琢成的砚匣内露出半张面孔，无动于衷。

柏回味着自己掷出火烛时的样子。那一刻改变了所有事物的局面，他得意地笑了，只是他俊俏的笑意在火光的反射下显得有些恐怖和狰狞。火烛在空中划过一条绽亮的弧线，落脚处很快变成一片火海。他的动作轻盈敏捷，如同深夜掌灯，或是打开一扇门，让他从黑夜一步跨入白昼。

三

周王楠再一次在睡梦中听到窗户上的敲击声。那声音像深夜落在窗纸上的雨滴一样细致绵密。他警觉地从床上跳起来，循声推开殿门，除了木门发出一声老旧的怪响，庭院里一片空寂，惨白的月光把花木的剪影贴在地面上，异常清晰。

为了掩盖内心的慌乱情绪，这段日子以来，他一直在扩建他的后

花园,摆出一副在封地上扎根的架势。那些在他眼中无比混乱的木石按照预定的程序拼接成假山叠石、楼台水榭。仿佛一场乱七八糟的动乱,在经过木石的喧嚣之后,必将导入一个完美得不出意料的结局。这让他纷乱的心悄悄安定了些。此时他并不能预见花园里迷宫般的路线,他甚至从未看过图纸。他只是企图通过自己制造的纷乱局面掩饰自己。施工的事情他全权委托给儿子朱有动,自己却在时刻观察都城的宫廷里神秘莫测的局势变化,以及自己封地上的风吹草动。朝廷里有许多人神秘死去了,接下来的一段日子相对平静,除了花园日益成形,什么都没有发生。仿佛对垒的双方,都在等待草丛中射出的第一声响箭。他的扩建行动刚好填补了他等待的寂寞。不断有奇花异草出现在他的后宫中,工匠们个个表情诡异。他时常站在后花园里,打量那些杂乱无章的晃动的身影。

他不知道这已是第几次在深夜里警醒。他看见梁间一只蝙蝠骤然飞去,肥硕的身影被月光变形,显得格外诡异。是它在捣鬼吗?此时的朱棣早已睡意全无,点燃了案头的灯。就在这时,他在书案上发现一张被揉皱的纸团,展开一看,是一张很小的字条,上面只有一个字:“反”。他浑身像被火烫了似地一抖,立即冲出门去,黑夜中的宫殿一片沉寂。

四

在柏的生命被火终止之前,他的大部分生命都与水有关,他身上有一股江湖气。他喜欢在水边读书,似乎要从流逝中寻求永恒。他喜欢山川与字纸间的那种呼应关系。那样,他的目光就能越过现实中那些残缺和扭曲的事物(那些在他看来是无关紧要的)而停留于世界的原始形态上——没有宫阙;没有梁柱、飞檐和彩绘;没有大殿的须弥座台基上矫情的铜鹤,只有真实的白鹤,如仙境中的古典美女,展开裙摆一样宽阔的翅膀,于长河间一闪而过。

柏在荆州建起了景元阁。就在水边。让漂泊的书卷和才子同时安顿下来,还有他自己。他从遥远的南京城来,山重水复,只有这里是安



顿他行脚的地方。他在荆楚大地游走,常常数日不还。在青山碧水间,他可以任性地读书和舞剑,倦了,就枕石而眠。他把宝剑从剑匣中缓缓抽出,像展开一幅画轴一样小心翼翼。他的面孔顿时明亮起来,剑烘托出他超凡脱俗的气质。接着便是一股旋风刮过,在空中展现出许多白亮的旋涡。草木在他身边颤抖,发出隐隐的喧哗。他的剑刃锋利无比,飞扬的枝叶被一一削砍成缤纷散乱的细屑,如花雨飘落。在他的兄弟中,他的剑术首屈一指。剑是复仇的道具,他却只用它来舞蹈,姿态如清俊的仙鹤。史书对他的记载是“喜谈兵,膂力过人,善弓矢刀槊,驰马若飞”。但他并不是一个武士,而是一介书生。他和兄长桢一起征讨古州蛮。战争持续了几个月,利镞穿骨,征马踟蹰,刀锋与刀锋迸出火花,河流被鲜血染红。成簇的水草被浓热的血液粘在礁石上,像噩梦一样无法摆脱。但是,柏的缥囊中依旧始终装着书卷。无须面对那些报捷的官牒,在河流的喧响中,他最想亲近的,惟有发黄的册页。

五

柏是朱元璋的儿子。那位“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这么长的年号)二十六个儿子中的第十二子。他的母亲是胡顺妃,他的母亲因为生他才成为胡顺妃。一个孩子改变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或者说,一个女人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一个神武的帝王与一个美丽女人的偷情似乎必然导致一个蓬勃健美的生命的降临。他是大明帝国开国皇帝的儿子。这一点自他生命之始就已确定无疑,尽管对于一个孩童来说,还很难揣测其中掩藏的涵义。同他的几个兄长一样,他们整个少年时代都在绝对安全的监护下度过,远离风险。当战乱和饥饿中的父母们吃下孩子稚嫩的皮肉,他们用弓矢刀剑来假设战争的游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们对未来命运的预习。当高高的宫墙阻挡了外面的凶险,那么,来自身边的危险就已经在所难免。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皇帝——如果他们拥有足够的残忍。他们父王的剑刃只需指向政敌,而他们的刀剑则必须指

向骨肉兄弟。这是从一开始就已确定的规则，这项规则瓦解了道德和伦理对于皇权的支撑。尽管每一次登基大典都有无数辉煌的颂歌相伴随，但每个人都能看清龙椅背后的血迹。这一切尚未在朱元璋的子孙中间发生。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残忍即使是一种天赋，也需要后天的激发。谁能够亲手杀死自己的亲人，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谁就具备了作天子的资格。

柏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受封为湘王，由于年幼，洪武十八年才到荆州就藩。那时他的十几位兄长已在不同的地区分别受封。他们暂时远离了风暴的中心，成为各自封地上的主人。除了血缘的牵连，权力的游戏规则仿佛已经销声匿迹。柏开始接近自己向往中的生活。他时常像一个浪人。自宫中潜出，荒草湮没的路径向他敞开。他夜宿在山林里，在溪流边，有时则像一个乞丐流浪于街市。他的剑术炉火纯青。他不知他练习剑术到底何用，自家的江山解除了他成为英雄的可能，他甚至没有敌人，即使有，也不需他动手。于是他开始了寻找对手の旅。他有时是皇子，端坐于深宫，焚琴煮鹤，吟诗作赋；有时则如侠客，行走于江湖。他注意观察人们行走的步态，他们的眉毛和须发。他渴望被人杀死。用自己的颅骨进献，成为令人尊敬的对手的酒器。但是多年来，他始终在失望中度过。他的对手总在出手的一刹那被他劈成两半。当那两截身躯还在血泊里不甘地弹跳，他已带着一声哀叹，用襟袍拭干血槽上滚动的血珠。

六

黄昏时分，年老的朱元璋总是神态庄重地从后宫里走出来，站在庭院里注视遥远的天际，让自己洁白的长须在晚风里飘摇。太子朱标的突然死去，改变了所有的局面。一切变得难以预料了。从他登基那天起，就把朱标立为太子，晚年丧子，仿佛抽干了他的底气。他知道，无论临时立谁为太子，他的决定都会像波浪一样延伸到远方，最后演变成一场巨大的风暴。他犹豫不决。他的确老了。无力再经受一场残酷的赌博。

整个朝廷都在关注着他的表情。他的决定关涉着每名皇子的命运,而且每名皇子身边又有一大帮追随者。所有人都加入到这场角逐中,惟有朱柏茫然无知。朱元璋的笔尖在空中徘徊良久,终在案头落下,变成一个字:“棣”。他把这个字举起来,端详着,又将它放在火焰里烧掉,那个粗重的汉字在火苗里颤动着化为灰烬。他翻开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奏折,上面是漂亮的行书:“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刘三吾说到了朱元璋的痛处,朱棣排行老四,立他为储,显然无法摆平二子朱橚、三子朱枬(命运捉弄了这位多虑的老人,他死后不久,朱橚、朱枬也相继夭亡)。几日之后,远在北平的朱棣得到这样一个情报:皇孙朱允炆被宣入父王宫中,彻夜未归。

此后,朝中发生了一系列的怪事——开国元勋接二连三地死。最后一个死去的,居然是当今皇帝朱元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七十一岁的朱元璋神秘死去。《明太祖实录》对于朱元璋之死的记录为:“上崩于西宫,上素少疾,及疾作日,临朝决事,不倦如平时。”(《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七)这段记载,与其说是歌颂太祖鞠躬尽瘁,为国事操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不如说是暗中透露了朱元璋病况不明,突然暴死。

几乎所有皇子都在各自的封地上得知了父王的病死的消息。同时到来的另一则匪夷所思的指令是,诸王不得回京奔丧。

七

柏听到了惠的名字,柏走了很远的路去找他。他在一间酒棚里饮酒。他的腰间系着一只酒壶。柏要与他比剑,但惠从不抬头看他,也不与他搭腔,只是埋头饮酒,然后便把酒碗一丢,踉踉跄跄地离去。空气中嗅得到他饱嗝的腥味。一道雪亮的弧线拦住了他的去路。柏抽出宝剑,站到他的面前。惠企图把头抬起来,但这个吃力的动作还没完成,他已如一堆烂泥倒在地上。

柏开始怀疑人们的传说。他认为自己找错了人。但他很快否定了自己。他知道江湖的水有多深,自己很难插脚进去。他决定杀掉惠,他

知道惠如果是真英雄，绝不会让自己得逞。问题是如何下手。惠拒绝与他正面交锋，但是背后突袭，又绝不是好汉的手段。柏露宿于荒野。黑夜中，柏读不懂天空纷乱的星图。

在柏拦住去路的一刹，惠几乎同时要拔出宝剑，因为他在一瞬间看到剑上镌刻着“紫虚子”三字，他已确定了来者的身份。这三个字使他产生了某种冲动，但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觉得最好的应对，就是像一个无赖一样倒在地上。

他是一个复仇者。他内心深处隐藏的一个目标，使他可以暂时忍让一切。将一个特定的人杀死成了他生存的惟一理由。那个人在很远的地方等他。此刻，还不知道他的存在。但惠确信他们将在未来的某一时间相遇。相遇的结果，是那个人的鲜血从胸膛中喷薄而出。

在山顶的云端，惠在研修剑法，突然一阵寒光斜刺过来。这个套路他十分熟悉。是柏。白色的光圈不断闪现，他们俩像两只白蝶交缠在一起。剑刃撞击的声音悦耳冰凉。时值暮春，他们都穿着薄薄的衣袍，但他们翻飞的剑使他们各自具有了一层无法接近和穿透的坚硬铠甲。惠已多年不与人交锋，但这一次，他的剑法中聚集了所有燃烧的能量。与以前的躲闪不同，他的目光逼视着对方，他的骨节咯咯作响，他雪白的刃尖像风雨一样有着不定的节奏和轨迹。但他仍然无法取胜。惠和柏同时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谁都无法占据上风。

柏和惠成了生死弟兄。柏甚至想和惠一起踏上复仇之路。但是那个宏伟的计划还远远没有开始。时间试图改变复仇的性质，使它脱离仇恨本身，而逐渐成为一件必须履行的任务，一件必须完成的活计，但惠却不是这样。他的复仇埋藏于时间的积累里，从不惧怕时间的洗练。复仇的欲望塞满了他的每一个毛孔，它比饥饿更令人难以忍耐。如同饥饿的人们想象一场盛宴，惠每时每刻都在想象冰冷的剑锋与温软的血肉撞击时的那种无声的快感。他知道真正饥饿的不是他的肚肠，是他的剑。即使时间使他自己归于麻木，他敏捷的剑锋依然要固执地寻找那堆老朽的腐肉。

事情的结局是这样的：在一次比剑时，柏的剑刺入了惠的胸膛。柏听见咔嚓一声脆响，是骨骼开裂的声响，接着是鲜血从缝隙中喷涌

而出——不是看见，而是感觉。血喷的力量如同骤起的狂风。他本能地向后闪了一步，接着向前冲去，把惠抱住，寻找那股风的源头。他把惠身体上的洞口紧贴在自己的胸膛上，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惠的心脏在欢快地跳动。惠游移的目光艰难地定格在柏的脸上。柏从惠喑哑的喉咙里，隐约中听到他仇敌的名字：

朱——元——璋——

八

突然出现的字条令朱楠如坐针毡，寝食不安。是朝廷的摸底？是兄弟诸王的试探？还是手下谋士的忠告？他马上沉入错综复杂的回忆里，但每一条路径都最终被堵死。他深知在迷宫的千万条道路中总有一条是走得通的，但他的头脑一片混乱，他被许多指向错误的道路围困，不能把那条正确的路拣选出来。

他在脑海里逐一确认谁是可靠的人。然后又逐一排除。他开始观察周围人的行踪，并且从他观察开始，每一个人都显得形迹可疑。无论如何，已经有人看出了他的心思。他伪装不了多久了。

终于，他再也沉不住气，但他决定只与儿子朱有炆商议此事，他说：“有炆，是时候了。”这是一次预定的程序。自从长兄朱标死去、太子的席位突然空缺，这一程序就得到了确定，只不过那时形势还不那么明显，人们还觉察不到未来的种种迹象而已。父王要为他最终的抉择负责。父王的行动加深了他的儿子们的困境，也加深了他自己的困境。他或许不会想到，在他连续除掉开国功臣，为皇孙朱允炆登基扫清道路之后，最后一勺毒汁出现在自己的酒杯里。

有些事情在作出决定之后就很难预料结局。像此刻的楠，在周密的准备之后，其余能做的，就只是祈祷和等待。如与诸王联合，胜算无疑会大增，但风险也会按同样比例增长。事物总在关键之处显现出内在的矛盾。诸王间的规避风险实际上是帮了对手的忙，使其可以从容应付，各个击破。这是他们的宿命。

集结队伍的任务交给了有炆，一切都在暗中进行，天衣无缝。他

在宫中焦急地等待。终于，成队的士兵出现在他的宫中。不是有炆，是李景隆。

还没等朱棣反应过来，他的臂膀就已经被武士们扭到身后。朱允炆的心腹大将李景隆出现在面前。满脸狂傲的表情。自己的卫兵都到哪里去了？他疑惑地看着对方，头脑里在追忆自己策划的每一个细节，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直到他看见朱有炆狡黠的笑容。幽黑的庭院里，他看见一张年轻的脸，那张与他极为相像的面孔令他倒吸一口凉气。

后花园尚未竣工，棣就被废为庶人，花园还没来得及出现就沦为废墟。他的终点在南京。不是殿堂，是牢狱。他要重返少年时的故居，并在那里度过残生。昔日的宫殿，沦为一片华丽的刑具。后来，他在禁宫中与七弟齐王榑相逢。榑的故事几乎是棣的翻版，区别仅在于榑至今不知告密者是谁。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身分就是他们的罪证。是否谋反，已经无足轻重。他们本能地想到其他诸王。就在他们脑子里闪过桂和梗两个弟弟的名字的时候，桂和梗正蓬头垢面地坐在囚车里，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接近南京。

在晃动的囚车里，他突然悟出了那个“反”字的真意，一个“物极必反”的古老成语在他脑海里突然显现——它呈现了事物发展的本质，暗示了它在极致状态下的动向。这使他正被剥夺一切权利的时候保住了幻想的权利——他对权力仍心存异想。

九

朱元璋的猝死排除了惠复仇的可能，也消解了他生命的意义。于是他选择了死——像一名侠客一样，死于英雄的剑下。在无法完成复仇的耻辱里，这或许是他仅有的荣誉。

柏陷入彻底的悲哀。他惟一的对手死了，他惟一的对手竟与自己有着世仇，他开始怀疑刀剑的意义。从他和惠的身上，他看到了英雄的两难：剑锋要么有着明确的指向，像惠那样，每一天都为噬血而准备，这样，便将陷入仇杀的永恒循环；要么像柏自己一样，不知剑锋的

目标,从而把武器沦为玩物。

建文帝以备边为名兵发荆州的时候,柏给自己的宫殿放了一把火。人们普遍认为他害怕了,没有人知道柏的死与一个江湖剑客的关系。

柏带着自己的秘密快乐地死去。

火(下)

十

棣踏进宫殿的时候,大火已经熄灭,惟有残留的少许微弱的火苗,在不易察觉的角落里,艰难地喘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糊的味道。那些在大火中消失的器物,锦缎、纸张、香料甚至肉体,已变成青烟,依然停留于原先的位置上。那种难闻的气味如同看不见的粘稠的液体,拨弄不开,棣本能地扇动了两下袍袖,毫无作用。

时值夏季,南京城的天气炎热而滞闷。被焚毁的皇宫,更是让人透不过气来。已经消失了形骸的大火,体温却触手可感。那残存的温度足以将手掌烫红。虽然隔着袍服,皮肤仍有烧灼感,仿佛有一万个火星在筋肉间滚动。空气仿佛突然间不知去向,棣张着嘴,但他什么都呼吸不到。他深吸了一口,嗓子眼立即感到异常疼痛,火辣辣地,像被一只火钳夹紧。他有些恶心,要呕吐。他伸出手,想扶住柱子。但他的手什么都没碰到。一阵眩晕中,身体的重心开始偏斜,几乎跌倒。

“燕王!”

周围的士兵忙把他搀住。他站稳,慢慢抬起头来。大火已将皇宫的景象篡改得面目全非。昔日熟悉的宫殿,巨大的宫殿只剩下黧黑的骨骼,红色的梁柱上金漆的图案,已被大火抹成浓黑。结实挺拔的金丝楠木巨柱,几乎成了焦炭,仿佛轻轻一触,就会化成粉末。烈焰焚烧后的灰屑已经没过脚掌,脚步落处,都会掀起一阵黑色的波澜,那些

细小的粉末，如同没有体重的黑色的精灵，在空中舞蹈和晃荡。满地的黑色中还间杂着少量灰白的余烬，行走时，脚下的黑色旋涡深处，偶尔还会发现萤火般猩红的亮点。

棣行走的脚突然被一只手勾住。棣低头一看，发现是一只被烧焦而卷曲变形的胳膊，如同尘土中露出一段树根，表皮上还有几个凸起的疤结，鹰爪似的手指攥住了他的半个脚掌，仿佛不是棣无意中踢到它，而是被它有意抓取。棣想摆脱它，但它很有力量，紧紧地攥住，不肯撒手。棣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有些失态地大吼一声：

“朱允炆！”

棣不知因何喊出了这个名字，他的吼叫无疑惊动了士兵。他们循声赶来，顺着棣手指的方向，搬开了几根木梁，一具弯曲的尸体显露出来，他长长的头发像液体般流了满脸，并且早已嵌在皮肉里，掩盖了他狰狞的表情，只能看到几颗牙齿，尖锐地突出着。显然，他在死前挣扎过。也许他曾经为自焚感到后悔，他有机会逃跑，但是塌落的梁木阻止了他的脚步。他被压在下面，无法动弹，只能忍受烈火的刑罚。

士兵试图搬动尸体，但尸体与金砖的接触面已被烧成糊状，紧紧地粘在上面。棣转过头去，一挥手，几名士兵一齐用力，一阵撕裂的声音过后，尚未烧焦的肚肠像流质一样倾泻下来。建文帝的尸体被收拾走了，地面上，大半张人皮还粘在上面。一截龙袍的残片，被血肉模糊的皮肤覆盖在下面。

十一

第一次呼唤朱允炆的名字时，朱允炆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后宫里传出他的第一声啼哭，并无他将成为天子的预兆，诸如衔珠而生，或者天象异常之类。他不过是皇太子朱标的第二个儿子，他赤裸的身体与那些降临在农家土炕上的婴孩没有区别。十六岁的朱棣把他抱在怀里，侄儿歪着小脑袋，安静地躺着，他不知抱他的人是谁，也对这没有兴趣，朱棣臂弯的弧度刚好使他感到无比舒适，这对他就足够了。



朱棣笑了,来不及对他的命运作出任何猜测。与父母兄弟一样,朱棣沉浸于家族添丁的喜悦中,一个刚刚降生的弱小生命竟然带着如此神奇的力量,朱棣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朱棣的长兄朱标却隐隐地陷入一种莫名的忧虑。烛火闪动,在夜里降生的婴儿还无法看清这个世界。对于市井人家而言,一个男婴茁壮的身体可能预示着家族的兴旺,而将这名婴孩置于层层宫阙的背景中,他的未来就显得有些扑朔迷离。那时标同父皇的关系十分紧张,已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中,他焦虑的面孔在烛光中时隐时现。寻常人家通常求子大富大贵,而朱标却祈祷这个出生于至尊之家的婴儿一生平安。

朱允炆的童年记忆几乎全部与家庭的亲情有关。那时他是家族中最年幼的后代,因而无论是祖父祖母,还是父母叔伯,都给予他格外的关照。尤其当他六岁时,兄长朱雄英早夭,更使他成为一个小小的核心。朱元璋性格暴如烈火,他曾经在暴怒之下当廷用椅于摔打太子标。而家庭中和睦气氛的形成,与两个勇敢坚毅,却温柔如水的女人有关。他们便是朱元璋的两个妻子高皇后和马皇后。朱元璋在陷入困境的时候,马皇后曾经在怀里偷藏炊饼送给朱元璋吃,不惜烫伤了自己的皮肉。高皇后死后,马皇后便把朱棣和三个哥哥以及朱橚当成亲生儿子养育成人。无论是朱棣,还是朱允炆,都无法忘记马皇后温暖的怀抱。他们生命之初最生动的记忆不是来自形象而来自温度。那温度朦胧、适宜而且富有弹性,不像烛光那样尖锐,那样让人不敢亲近。长大以后,朱允炆才从对温度的眷恋中品出几分忧伤。

朱棣抱着允炆看戏。锣鼓的喧响,以及舞台上光怪陆离的人物令允炆感到莫名的惊恐。那些奇妙的脸谱在允炆眼中无疑具有一层恐怖色彩。他把小脸深埋在朱棣的怀里,不敢把头抬起来。朱棣想用案上的橘瓣逗他,但他睡着了,嘴里衔着手指头,置一出绚烂的好戏于不顾。叔叔怀里的温度把他摆渡到澄明的梦境,尽管那时,他还不知睡与醒的区别。

“允炆——”

朱棣轻轻地唤他。朱允炆紧闭着眼睛,那声音比梦境更遥远。

十二

柏自焚的消息传入棣的耳中,他知道自己要被逼上梁山了。他们隐约听到铿锵的鼓点越来越密集,周遭的朴刀像鬼火般闪动,一出好戏的大幕就要拉开。

棣与柏的最大区别在于他更加冷血。这使他比兄弟们更具备作帝王的素质。朱允炆称帝后着手削藩,先后铲除了几位对他的帝位有所威胁的叔父,而对最大的目标,他却迟迟未敢动手,他知道朱棣的分量,对朱棣采取行动,必将是一场巨大的冒险。户部侍郎卓敬的密疏摆在他的案上,密疏上的字句,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几乎能够背诵下来:

“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所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夫将萌而未动者,机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机非至明莫能察。”(见《明史·卓敬传》)

卓敬主张将燕王由北平徙南昌,但在朱允炆看来,这种做法也会打草惊蛇,在这样的時候將朱棣分封至南昌,其涵义,双方都会心照不宣。朱允炆,没下这样的决心。他削藩的计划被最难的一步棋绊住了,他的手在空中停留已久,最关键的一子始终落不下来。

削藩是一条不归路,甚至,称帝也是一样。开弓没有回头箭,从抓捕朱棣开始,同室操戈的悲剧就不避免。他接到柏自焚的密报后黯然落泪。焦急的忠臣齐泰、黄子澄在关键时刻听到了朱允炆孱弱的声音:“此事到此为止吧。”他想终止这场荒诞的游戏。但是,他手上已经沾了亲人的血,他惟一的出路就是将屠杀进行到底,并赋以正义的名义。齐泰、黄子澄失望地对视了一下,他们谦卑的举止掩盖不了他们内心的恼怒。走出宫殿的时候,两人嘴里挤出了同样四个字:“妇人之仁!”

朱允炆的犹豫给了朱棣准备的时间。朱棣已经决定参与这场你死我活的角斗,他清楚知道角斗的规则——要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必